

中國傳統文化帶動企業走向成功的啟示 胡小林老師主講
(第三集) 2010/7/26 香港佛陀教育協會 檔
名：56-068-0003

各位法師，各位同學，大家請坐。下面我就接著向大家匯報，「中國傳統文化帶動企業走向成功的啟示」。前兩集向大家匯報了，就是我們公司本著中國傳統文化的，感恩與改過這兩條思路，如何展開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。感恩，我們在公司提出的口號是「感別人的恩，改自己的過」。因為我是老闆，可能是有錢人，大家會覺得你有錢，所以你成立愛心基金，你可為！像我們這種無能為力，還能落實中國傳統文化嗎？沒有錢能夠感恩嗎？《了凡四訓》上有這麼一段話，張畏巖很傲慢，「積學工文，有聲藝林」，很有名氣，文章寫得也很好。在咱們說今天在理論界，或者在文藝界很有名，他沒考上，他就「大罵試官，以為瞋目」，說你眼瞎了，我寫這麼好的文章，你判我不及格沒有考取。旁有一道者在那笑，「張遽移怒道者」，張畏巖移怒這道者，他說你笑什麼笑？然後這個道者就告訴他，給他講一段故事，說「命不該中，文雖工，無益也」，你命沒有，你雖然文章寫得好，你也考不上。然後張就被道者就折伏，張很狂。

所以佛菩薩一般接引眾生採用兩種方法，一個叫攝受，一個叫折伏。我查是清涼大師寫的《華嚴經疏鈔》，攝受是對弱者，可憐的人，就是走到絕境的人叫攝受；折伏就是那些狂傲的，自以為是的人叫折伏。「攝受弱者，折伏狂者」，張畏巖就是狂。雲谷禪師對袁了凡屬於攝受，因為袁了凡萬念俱灰，被孔先生給算得一絲一毫都不差。到了南京棲霞山碰到了雲谷，雲谷給他講命由我造，福自己求的道理，燃起了他那個萬念俱灰的希望，讓他放下，改變了

自暴自棄的、破罐破摔的這種狀態。你看《了凡四訓》剛開始是什麼？是攝受，以攝受開始。《了凡四訓》結束，張畏巖這個故事是最後一個故事，以折伏結尾。所以我們在這裡不能小看《了凡四訓》，老人家從三十五歲碰到雲谷，一直到六十九歲寫出這篇文章，字字珠璣，至精至髓、至真至正之理，否則印光老和尚不會推薦這本書。這本書我現在看了快要一百遍，每天早上起來都讀一遍，這是閒話，我們回到主題。張畏巖就提出這個問題，他說我沒錢，我怎麼修福？這時候道者，道長說了這麼幾個字，「善事陰功皆由心造，長存此心功德無量」，這麼幾句話。這個真是自己有錢才能做善事、才能積陰功嗎？不是，它是由心裡產生。我雖然做為老闆，手上有這種資源，可以用錢來布施，來成立愛心基金解救員工的困苦，但是有些病、有些事是真的不能用錢解決，這愛心基金無能為力。但是老闆這顆心很重要，你要有這顆心，有這顆心就完全可以修善事陰功。

這有一個通報，我給大家分享一下。我們有一個司機姓崔，這是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號，就今年年初的一篇，我們內部全體員工的通訊。這個時候我們的行政部已經改成文化行政部，所以這個通報叫文化行政通報，致全體員工，主題「我們身邊的事」，這是我寫的。小崔的故事乍聽起來，有些不可思議，太玄了，是不是有些迷信？我們觀察小崔跟母親的關係，他是個山東人，血管裡流淌著山東人那種根深蒂固的，孝順父母的熱血。母親重病期間，他心急如焚，吃不下，睡不著，暗地裡不知流了多少痛苦的眼淚。他曾發願，我寧肯自己得病，也不願病魔總是纏繞著媽媽，這是他跟我說的話。他傾其所有的金錢為母親看病，他跑遍了北京，幾乎所有能看這類精神病症的醫院，他絕望，他天天祈盼老天爺救救我的媽媽。人以善感，天以福應，就是小崔這顆愛母親的深切愛心，感來了

老天爺對他母親的照顧，感應的現象發生了，母親的病好了。

真的有感應嗎？日本江本勝博士做了十幾年的水實驗，發現水能夠知道人的念頭，人的念頭善，水的結晶美麗；人的念頭惡，水的結晶醜陋。水是物質，物質都知道念頭的好壞，更何況大慈大悲、萬德萬能的佛菩薩，他們怎麼會沒有反應！佛門中有一句話聽起來好像有點玄，我為什麼這麼說？因為公司學佛的人少，我想藉這個機會向大家說說佛菩薩真存在，感應真存在。佛門中有一句話聽起來好像有點玄，「佛氏門中有求必應」，為什麼我們有求時佛菩薩不應？這是我們公司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，為什麼我們求，他們不應？我有困難我求他不應？問題不出在佛菩薩那邊，問題出在我們這顆求的心是否真誠？是不是無私？《了凡四訓》的故事告訴我們，向真心求，不為自己求，就一定應驗。所以我們每個做兒女的，如果真想爸爸媽媽好；包括我們每個做弟子的，如果真想淨空法師好；我們每個做父母的，如果真想兒女好。崔慶喜就是我們的榜樣，拿出愛心、拿出真誠，向真心求，感無不通。下面就讓我們一起分享小崔的故事，共同為他高興吧！末學常慚愧胡小林敬呈，二〇一〇年，一月二十號。

下面我們就聽聽小崔的故事，在公司的員工身上，佛菩薩示現救了他的媽媽，從此小崔徹底的學了佛，信了佛。而且在他的帶動下，公司內曾一度認為佛是迷信，這種氛圍大幅度緩解，很多員工轉變了看法，認為真實不虛。這是小崔寫他媽媽的故事，我的母親李素蘭今年六十五歲，五年前得了一種很奇怪的病，在山東、北京各大醫院求醫四年沒有結果。最後在全家幾乎絕望的時候，多虧胡董在山東省慶雲縣海島金山寺，給我母親立了牌位，六百塊錢（我跟齊居士的女兒小珣打了電話）。並讓我母親每天念佛，一年後我母親的病痊癒，像五年前的身體一樣，所有的家務活和地裡活都能

幹了。想起我母親得病的那天，想起求醫四年的艱辛，以及得病後給我母親、給全家人帶來的痛苦，現在還讓人心有餘悸。五年前，也就是二〇〇四年三月份的一天，我叔叔的岳父病故了，出殯的那天我母親、我嬸，還有崔家好多婦女一起去出殯，當時都蹲在我叔叔岳父的遺體前哭，哭著哭著，我母親的腰帶突然斷了，因為當時有很多人，我母親為了避免提著褲子出殯的尷尬，順手把出殯時戴在頭上的白色孝布，繫在腰裡。

我母親的病就是出殯當天晚上得的，出殯回家的當天夜裡一點鐘左右，我母親突然醒來後對我父親說，我想哭，不知為什麼就是想哭。說完我母親就大哭起來，我母親不停的哭，還不停的去小便，在夜裡一點一直哭到天亮，去廁所小便共十四次。我叔叔岳父病故前，就有小便特別勤的毛病，整天在腰裡掛個瓶子，幾分鐘就要解一次小便（你看附體了吧）。接下來的幾天裡，我母親就開始大哭大鬧，情緒極度低落還容易生氣發火，吃不下任何東西，肚子發脹，夜裡睡不著覺。沒辦法去醫院，先後在鄉醫院、鎮醫院、市醫院看病，做了多次的心電圖、腦電圖、腦CT（腦斷層掃描），都沒能查出病來，醫生說一切正常。從那以後我母親就像著魔一樣，瘋了起來，每天又哭又鬧好幾次，不吃飯也不喝水，最長九天不吃不喝。親戚朋友都給我們出主意想辦法，請了好幾位神婆給我母親看，也去我叔叔岳父的墳前燒紙，都沒有什麼效果。

我當時正在北京的部隊工作，不知道家裡母親的情況，但一年過去了，母親的病狀沒有好轉的跡象。我父親就和我哥哥、我姊姊他們商量說，告訴你弟弟吧，他在北京當兵，去北京大醫院給你母親看看去。這樣我父親才把我母親得病的一些情況告訴我，很快我母親就從山東來到北京，當天我們就去宣武醫院，宣武醫院是專門看神經方面病的醫院。到醫院掛了專家號，把我母親得病的情況講

過大夫聽，把以前醫院看病時的，各種檢查結果、化驗報告也拿給大夫看。最終大夫的結論是母親所有的檢查都正常，不建議再做其他檢查，目前沒有什麼太好的辦法，建議去看癔症（類似老家說的邪病）。第二天我們就又去了北六醫院，北京大學神經病研究所（這個醫院叫北醫六院），同樣掛了專家號。陳大榮醫師診斷我母親得的是焦慮症、抑鬱症，以及更年期綜合症，大夫說目前得這種病的人群很多，沒有什麼特效藥，只能用藥控制，大夫給我們開了很多穀維素、丹麥進口的抗焦慮、抗抑鬱的羅拉藥。服藥一週後不見任何效果，晚上還是睡不著，心裡煩、難受，肚子還是發脹，夜裡睡不著，就到部隊大院後面的山上去哭。（因為小崔當時是軍人。）

部隊領導知道後，也積極的幫我想辦法找大夫，部隊有個隊長姓鄧給我介紹一位池醫生，是三〇九醫院的主治醫師。池醫師給我母親診斷後，開了兩瓶三百多塊錢的點滴，兩瓶點滴打完後，我母親說這麼貴的藥也沒有任何效果，還是難受，肚子發脹、心煩。接著我們又去解放軍總醫院三〇一醫院，當時醫生建議我們掛婦科。兩天後取出化驗結果，醫生說一切正常，沒什麼病。沒有辦法，有病亂投醫，我又四處打聽，朋友說看看中醫吧，空軍指揮學院有個中醫門診，那裡的醫生很擅長看焦慮症、抑鬱症。看後大夫說需要服半年的藥，然後再來複查，大夫先給開了一個月的中成藥，吃了兩天也不見效果，這時我母親已經連續六天沒吃一點東西，沒喝一口水。這天下午，我母親對我說，「兒子，你別再給我看病，我的病看不到，趕緊送我回家吧，我不能死在這裡。」我想在醫學如此發達的今天，在這樣一個大都市裡，有那麼多專家醫生，難道就對我母親的病束手無策嗎？我說「不行，一定要看。」我又馬上開車帶著我母親去了三〇一掛急診，急診的大夫看完病例和各種檢查結

果，同樣說沒有什麼病，你們回去吧，不接我們，也不讓我們住院。這時我母親已經七天沒有吃東西，也沒有喝水，我也覺得我母親的病，可能真的看不到，我悲痛至極，打算近一、二天就送我母親回老家了吧。

這時我的一個戰友的母親也住在部隊，他勸我們說你們去求求菩薩，家裡有病人不得不信神（這是一個順口溜，家裡有病人不得不信神）。我和母親抱著試試看的心態，去了西單附近的菩薩像前祈禱。我母親說「菩薩，您快讓我把病看好吧，您快讓我的病好吧，您讓我的病好了，以後我就相信您了，我天天給您燒香。」（這時候小崔還沒來我們公司），拜完菩薩的第二天早上，母親對我說心裡沒有那麼堵了，想吃點東西。我馬上去買早點，母親喝了一碗粥，吃了一個雞蛋，接下來的幾天母親的病一天比一天好，能吃飯了，晚上也能睡著覺，精神也比以前好得太多。後來我還陪著母親一起到天安門、長城等景點去玩，我和母親聊天說，「您看還是菩薩保佑了咱們，你說您的病好了以後，您就信菩薩，你還信嗎？」我母親想都沒想的說，「我現在好了，我就不信了。」很快母親來京看病兩個多月，病也好了，就回老家了。可是回到老家不到三天，病又復發了，比以前還要嚴重得多，看起病來大哭大鬧，手還開始抽筋，幾個人人都按不住，只好又住進鄉醫院。住院期間如果走路摔倒，沒有人，自己連站都站不起來，衣服也不會自己脫了再自己穿上。每天打點滴，大把大把的吃藥，多的時候一頓吃十二粒藥，吃得口乾舌燥，就這樣又維持了一年。

二〇〇八年十二月，我從部隊轉業，來到匯通公司上班（就到了我這來），胡董得知我母親的情況後，就自己花錢在山東慶雲海島金山寺，給我母親立了牌位。半年過去了，並沒有看到什麼效果，母親依舊是大把大把的吃藥來維持。後來胡董告訴我，應該讓我

母親把她自己的錢，寄到海島金山寺去，註明是牌位錢。當時為了給母親看病，家裡已經沒有什麼積蓄，只寄了一百塊錢。沒想到三個月過去了，我母親的病真的開始好轉，逐漸減少藥量，一天服三次的藥改成服兩次，又減到服一次、兩天服一次、五天服一次。到了二〇〇九年八月，母親徹底停藥，病徹底的好了。一直到現在，母親的身體、精神完全正常，體力和生病以前一樣好。從前醫生都說焦慮症、抑鬱症只能治標，不治本，一旦得了這種病，必須長期用藥物來控制。（我就是焦慮症患者，醫生這麼說是對的，他們都這麼說。）母親的病卻完全好了，真是不可思議。另外我也請教過精神科專家，專家說我母親生病期間，服用精神類藥物非常多，服用時間長，一般來講，長期服用精神類藥物，是不可能完全斷藥的。（我也是這樣，從一九九七年一直吃到二〇〇六年。）而我母親真的連一顆藥都不用吃了，連專家都不相信。

中間還有一段插曲和大家講一講，就是在二〇〇九年一月，母親已經在康復的階段，那些異常的症狀都沒有了，身體已經比從前好了許多，卻在大年三十的夜裡，又莫名其妙的犯了病。因為我和他們不住在同一個房間，第二天我父親給我講夜裡的事情，我才知道。父親說母親半夜突然又難受起來，像鬼附身一樣，老倆口都不知道如何是好。當時家裡掛了阿彌陀佛的佛像（是我給他的卷軸那種），母親一下子就跪到佛前磕頭作揖、磕頭作揖。第二天早晨，我完全看不出母親有一點異常，一切恢復正常。五年來母親看病走過的路，給了我們全家很多重要的啟示，從母親莫名其妙得上怪病，求醫看病四年沒有效果，到中間求過一次菩薩好了一段時間，後又復發，再到立牌位、念佛，最終病好，這五年的經歷，改變了我們以前一些錯誤的想法、看法和做法。謝謝菩薩，謝謝胡董。崔慶喜，二〇一〇年一月五號。

小崔轉業費一共六萬，部隊轉業，這些錢全花在媽媽看所謂癩症這個病上。這是我的員工，我跟他說立牌位，自己每天念佛，求佛菩薩就真有了感應。所以這個故事對我們的啟示是，不一定非得有錢才能做善事，不一定非得有錢才能幫助別人，不一定非得有錢才能弘法利生。這些就按《了凡四訓》上，那個道長說「善事陰功皆由心造，長存此心功德無量」。所以這件事情，也解開了長期困擾著我腦子裡的一個問題，一個疙瘩，就是我們總是求，求什麼？說淨空老法師，（含著眼淚）咱們這些弟子們，說求師父長久住世、法體安康、六時吉祥。在老人家面前下跪，求他老人家悲憫我們這些苦難眾生，多留在世上教化我們，好像就能救我們。我們得救不得救，就靠老和尚住不住在這個世界上？這裡邊有兩個問題，我覺得要討論，老和尚身體健康，光壽無量，壽命長久，這是什麼？這是福。他能長久住世嗎？他能身體健康嗎？那咱們就得問問，老和尚有福嗎？

婆羅門女念佛，是媽媽下地獄這個因，成就了她是聖者，她媽媽修了福生了天，不僅如此，那一池子罪人都跟她媽沾光走了。我們是老和尚的學生，如果在老和尚的教育下，我們個個斷惡修善，個個成為聖者，那老和尚還得了嗎？老和尚教育我們是因，我們成為聖人是果，老和尚種了多大的福！老和尚有福，他能壽命不長嗎？他能不健康嗎？所以與其跪在老和尚面前，跟著痛哭流涕，擰著屁股跟著求。不如回家斷惡修善，按照師父教的去做，你成為聖者，你提高境界，你造福於一方，你上報四重恩。你就在替老和尚修福，老和尚就自然而然的長壽，就自然而然的健康。命由我造，福自己求，我們真的心疼老和尚，我們真的想讓他長久住世沒有別的，把他教育我們的善因，真正結出善果，而造福於人類、造福於國家、造福於社會，那老和尚就有福了，老和尚就是婆羅門女的母

親。下地獄這個因成就了婆羅門女，老和尚教育這個因，成就了我們這些聖者，自度才能度他，我們自己得度，我們才能把老和尚度了。

所以我們不必在老和尚面前怎麼求，「徒向外馳求，內外雙失，無益也」。你向外求，求老和尚，老和尚何嘗不想久住？這老和尚做得了主嗎？你天天造業，你天天折損老和尚的福報，你回頭又求他長久住世，哪有這種道理？所以我們真心疼老人家，真為老人家好，就把他教育的善因結出善果，那老人家的福報大了，他就培養出一個聖人，那還得了嗎？我們那麼多老和尚的弟子，真要發這個心。我們都知道老和尚對這個世界至關重要，那我們應該怎麼辦？捨舊圖新，發憤圖強，按《了凡四訓》上說，從我做起，從現在做起斷惡修善，老和尚提中應有之意，一定會長壽。當然大家這種善心，這種願望是好的，但是用錯了地方。反躬內省，向內心求，內外雙得，是求有益於得也，向自心求。所以真要為師父好，我們應該在哪下力氣這就清楚。所以小崔這個故事，表明一個道理，老闆、員工只要長存此心，就一定能夠做到善事陰功，不要在外面講條件。

成立愛心基金，全公司的員工都參與，這個愛心基金真正的目的是什麼？弘法！不學佛能拿出那麼多錢來，回饋公司的員工嗎？道場在哪裡？慈悲喜捨是，哪裡有慈悲喜捨哪裡就是道場。「胡小林，你要出家嗎？」「我不用出家，我現在就出家。」「你道場在哪裡？」「公司就是道場。」「為什麼？」「能搞慈悲喜捨，全公司的人得到利益，而且包括他們的朋友跟親屬。」「誰的利益？」

「佛光的利益。」《了凡四訓》上說了，聖賢、佛菩薩他的目的，就是「愛人敬人之心」、「吾合愛合敬」，我們跟聖賢人同樣的心、同樣的意來愛一世之人，這就是代聖賢、佛菩薩來安一世之人。

我們今天成立這愛心基金，就是弘法利生，為什麼？接引眾生第一布施，多請客、多送禮。我每次出差，包括外面講學，到機場買很多東西，什麼鑰匙鏈、小錢包、書包，師父說你多買點。原來煩！誰願意到機場買這個？都為自己買東西，給家裡人買點東西都很少。

現在不了，到澳大利亞、到新加坡跟著老和尚出國，回來後到機場免稅店就花了一大堆東西，二十個包、三十個口紅、十盒巧克力，這就提了上飛機。到了辦公室，咱們各個部門經理來了，「剛回來，跟著老和尚去到新加坡，去到澳大利亞，師父讓我給你們買點東西，你看這是這次會議的資料，拿回去看看。」沒人打送禮的，誰打送禮的？常生歡喜心！你看胡董一出差還老想著我們，員工什麼感受？這是用心要細。老和尚上飛機，他知道他不能把座位往後靠，為什麼？後邊有人，我靠後去，後邊人的空間就小了，所以他給我比後面太小，別放椅子背。善事陰功，皆由心造，老和尚人家非得是弘法利生才能做善事陰功嗎？不用，長存此心，功德無量。福由哪來的？福由心來的，不由錢來。

第二個成立愛心基金，按照佛說的四攝法，這就利行，你有困難，我來幫助你達到你行為的目的，促成你的善事，成人之美，代人之勞。你看崔慶喜不就代人之勞嗎？我幫他立牌位，我給他出主意。我可以不可以不管？可以，那您就不是菩薩，您不是學佛。為什麼崔慶喜這件事情我這麼認真？隨緣。不是說大街上我找一個人，我就給你立牌位，那叫攀緣。來到公司變成我的員工，總在遇緣不同，這個必須照顧，花多少錢都要幫忙；那大街上，大街上不管，沒緣，不認識。敦倫盡分，倫是什麼？有關係，倫是關係，我跟小崔有關係，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；盡分，我什麼分？我作之君，作之親，作之師。我跟別人沒有這三個關係，我怎麼幫人家？所以

我不同意很多老闆，放著自己的員工不愛，放著自己的同事不照顧，一捐捐好幾個億給外面新疆、西藏，好不好？好，攀緣，你不能說不好，你說不好，大家肯定不能接受。這怎麼不好？放著爸爸媽媽不孝敬，放著員工不愛護，放著身邊的人。您知道員工來到這公司，無債不來，敦倫盡分就是消業障，你看這四個字好像跟佛法沒什麼關係，實際上它是有關係的。敦倫盡分，你是人家的兒子，你為什麼給人家當兒子？所以孔子的《論語》說，不是跟你有倫理關係的你孝敬他，這是錯的。

跟你有倫有分的這些人，前生前世結下的緣，不是他欠你的，就是你欠他的，你先不把這些債主給打發了，你跟那八竿子打不著的，你去敦倫盡分，你跟他沒倫，你跟他沒分。所以我們提出來活在當下，我們提出來從身邊的人做起，這裡邊是有大道理的。所以印光老和尚說的，「敦倫盡分，閑邪存誠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，第一個就敦倫盡分，告訴我們的著力點在什麼地方。所以我們每一位同學，都要從身邊自己有緣的人做起，隨緣妙用，沒有說隨便妙用。隨緣妙用，要珍惜這個緣，要重視這個緣。之所以小崔來到公司，來到我的身邊，出現這個問題，咱們學佛的人知道，他叔叔的岳父，他如果是鬼魂，他有五通，他除了漏盡通沒有，他在鬼道裡頭，那他有宿命通、有天眼通、天耳通，他可能就知道崔慶喜在二〇〇八年五月份，會來到匯通公司。那時候我已經開始學佛了，我二〇〇七年一月份學的。誰能說他叔叔的岳父附在他媽媽身上，折騰他媽媽，就是為了讓我引起注意？這回得度了。所以每個眾生的呼喚，每個員工的疾苦，實際上就在向我們發信號，包括我們身體的病痛，不是壞事，是你欠人家的，是你應該做的，是你必須做的，不能討厭，不能不高興，不能嫌煩。這是你生命的內容，你必須把它化解，你必須把它擺平，你必須把這個單給買了，你走的時

候才能走。否則的話，你放著這麼多倫你不盡，你放了這麼多的倫你不敦，這麼多的分你不盡，你最後想走不可能。所以我們提出敦倫盡分，實際上就是在消業障，你把累生累世的這些親情、債主都給安撫好，最大的安撫，當然是讓他們念佛。

我這次來香港之前，我母親跟我吃飯，因為北京現在這個車子，它是按車號來走。有一天尾數是幾，幾星期幾就不能開，控制車流量，我母親車有一天不能開，就是這個小崔，他是司機，公司就派他盯老太太一天。中午母親特別興奮跟我說，她說「兒子，你原來學佛，我覺得我不敢說你，因為你老說別謗佛、謗法的，這不是小崔她媽媽身上發生這事，我真不相信有佛菩薩存在。」因為她是老共產黨員，革命一輩子，十四歲參加革命，拿著雙槍跟日本鬼子幹。她說「要不是小崔跟我說，真的我覺得，別人要跟我說，我絕對不相信，絕對是迷信。」他跟我說，因為他一邊開車一邊跟我媽說，「阿姨，真有，您別不信，胡董幹的是好事，佛菩薩真靈。」他就把他這故事跟我媽一說。你看我學佛三年，我就沒想到用這個教材跟我媽媽溝通過，我不在身邊，出差，這個司機就把我媽給度了。我媽就問我，她說「兒子，這什麼道理？」因為小崔一跟她說，這些醫院都是北京最有名的醫院和大夫專家，幾萬塊錢的藥都吃進去了不靈，就是立個牌位念念佛、拜拜佛就好了。這種對老太太一輩子的認知，那差距太大了，所以我媽媽在飯桌上，就詳細的問我佛的存在，佛的作用這些道理。我這一聽我高興死了，我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，人做好事，他真是有好報。這老太太能轉，你想我媽今年八十了，我急得心急如焚，這以後怎麼辦？一天一天的臨近這個日子。

《飭終津梁》我看了，我給我妹妹也看了，我跟我媽說，我媽媽就一笑「享受今生吧！」她就這，我都急死了。我跟我媽一說，

「兒子，這太有道理了，你跟我說說念佛怎麼回事。」我就跟她講自性，就是印光老和尚說的那兩句話，佛門三藏十二部，世尊一代時教，其實就四個字，理不離性相，事不離因果，就這四個字「性相因果」，我這能白唬嗎？我媽媽問了，問了怎麼著？不能失言失人，為什麼？失言，不該說的說了叫失言，該說的時候你不說叫失人，這人就丟掉了。我那天下午兩點鐘還送我老大回美國，他讀研究生，一直說到不得不走，從中午飯，那天下午四點鐘飛機。我就跟我媽媽講，老太太說「那我走的時候，你可得幫我念，我可沒那種功夫。」我說「媽，妳放心吧，妳只要聽兒子的，咱們這事就好辦，就有出路。」所以我這次來香港我特別喜悅，我們老太太你想想這能過來，那了不得。人以善感，天以福應，這是發生在身邊的事，媽媽轉變了。我回到辦公室，送完兒子，我咕噥就跟菩薩磕一頭，磕響頭我上了香，我說謝謝佛菩薩，我天天求救救我的爸爸媽媽，讓他們信佛吧。都是兒子沒德行，缺德，爸爸媽媽不信，沒福氣。什麼人的兒子有福氣？爸爸媽媽學佛的兒子有福氣。救救我吧，我就這麼一個爹、一個娘，不信，回去還不敢說，說他還不高興，老跟我說他那一套，得了，就隨順，機緣不到吧，沒想到小崔把我媽媽給度了。

我媽老說我痴迷，說我執著，我這在前面的講席當中也給大家匯報過，我這剛學佛，剛學《弟子規》那種做法，媽媽都心有餘悸。為什麼？一回家，她就跟著阿姨說，「日本鬼子要來了，憲兵來了，趕快把家裡的肉、家裡的酒都收起來，可了不得了，鬼子進村了。」學佛學錯了，到家就數落媽媽，就刺痛爸爸，「你們還吃，地球都快到末日了，吃吃吃吧，就那三寸舌頭，你不給孩子留點嗎？」這麼講。所以爸爸媽媽對我，我那當時在學佛的誤區當中，學佛沒學別的，原來沒學佛的時候，你還說不出來這麼頭頭道道，學

了佛以後，到處都是什麼業障、沒善根、一闡提，什麼佛不度無緣之人。你看你看弄得我爸我媽煩，「兒子，你以後別來家了，你愛到哪到哪去，你到了家我們就氣得哆嗦，你是來看我們，你是來氣我們來了？你來之前兩個小時，我們家就得收拾東西，你看池子裡泡著衣服，你就數落我要節約用水；我們擦個嘴用個餐巾紙，你就說要節約，地球快到末日；我們吃點魚，你就說給孫子留點，別吃光用盡。」哪有你這麼學佛的？

那就慢慢轉變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，學會不批評、不對立。老太太跟我兒子說，因為我兒子從加拿大回來，就說「你爸爸學佛，你覺得怎麼樣？」我兒子中文不太好，他說「他這一命全變了。」我媽說「這什麼叫一命？」我說「媽，他的中文不好，「命」英文叫life，他的生活全變了。」她說「你覺得你爸爸變得怎麼樣？」他說「我爸特好，變得特別的nice。」就是特別的可愛，特別的親切。奶奶說「看來兒子學佛了，孫子認可。」她說「那你爸爸要出家呢？」他說「我舉雙手贊成，我爸爸出家我舉雙手贊成，我爸爸願意做的事情肯定是正確的事情，特別是學了這個。」我也跟他商量過，我說「兒子，我萬一有一天出家你會怎麼看？他說「爸爸，我覺得the thing is

right，這件事情是正確。」所以我特別欣慰。我沒敢跟我媽說，我看也差不多了，這老太太一轉過來，我再給她講講道理。

我爸比我媽固執，今年也轉變了，學佛三年力行，為什麼？因為爸爸眼睛不好。中國傳統文化帶動企業走向成功，首先老闆的家要成功，你老闆學佛學了半天，家裡不成功，爸爸媽媽不好，那能帶動企業嗎？企業是由人組成的。所以我爸爸這個轉變也特別奇怪，老人家眼睛不好，文化大革命受衝擊，造反派打他，為什麼造反派打他？當時我特恨，我對我爸爸的行為，我不理解。那個時候我

爸爸在工廠當黨委書記，在公安部的一個消防器材廠裡頭。每個月三百塊錢的貧困救助，這個員工家裡特別困難，我爸爸說就給你二百二十塊錢這個月，全廠上千職工就三百塊錢，都給了你，別人要有點難怎麼辦？他就不高興，他說我們家這麼困難，可能是真困難。我爸說得留八十給其他員工。結果就這麼一個過節，文化大革命開始了，你想消防器材廠，那是機械廠，除了鋼棍就是這些傢伙，可是那個工人是個鉗工，鉗工那手特別有勁，鬥我爸爸挨整，走資派，一棒子下去打在腰上，就把腰椎好像是五、六、七這三節就打爛，就起不來了。然後一起不來就又是一大巴掌，他鐵砂掌打在我爸的眼睛上，就打出了血。

當時那動亂的年代，也不可能找一個好醫院給走資派看病，就送到了醫院。私人醫院一看，這大夫嚇一跳，怎麼能打成這樣？當時處理是處理，也沒有怎麼說，因為他當時不招待見，造反派，誰跟你認真，醫院都軍代表接管了，後來眼睛就這麼留下了積血。留下積血之後，我匯報當中經常提到父親的眼睛，我特別著急，看不見了。我每次想到，我就經常跟孩子在一起，我說我們閉上眼睛走到衛生間，看看爺爺是什麼感受，沒有一次孩子不掉淚。我們閉上眼睛，我們拿起毛衣穿上，看看是一種什麼樣的感受，能把扣子對上嗎？我們到了衛生間，我們閉上眼睛能找到手紙嗎？我們閉上眼睛，我們餐桌上這頓飯的菜我們能夾住嗎？我說今天的爺爺就在這種狀態當中。這問題是在爺爺這邊嗎？不，在我，有福的胡小林怎麼會有瞎眼的爸爸？天性相關。當年印光老和尚，這個居士給他寫為什麼我媽媽得病，我們念觀世音，我媽病就能好？老和尚回信特別簡單，就一句話，只因天性相關。我當時看到這我不太理解，怎麼叫天性相關？就是你跟你爸爸這種自然安排的關係，悔也是你悔爸爸悔得快，幫也是你幫你爸爸力度大。所以兒女跟爸爸這關係，

要想幫、要想悔非常容易，總在遇緣不同。你說我要想害我爸爸，那還不容易嗎？他喝水，我放點藥下去，他就走了；我要想幫我爸爸，我給他泡杯蜂蜜水，那他就大便通暢了，這就緣分。所以我就一直也是求佛菩薩，你說我學佛了每年放生拿出一百萬，該做都做了。每個月八萬，一年一百萬放生，迴向全體公司的員工以及家人，以及我的爸爸媽媽。每年拿出一千萬印老和尚的法寶，這三年掙的錢就沒留什麼，怎麼爸爸眼睛老是不好？

咱們現在明白了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，肯定是我德薄，肯定是我福薄，肯定是我的至誠感通不夠至誠，所以不能感通。我哪還有問題？我發露，發露懺悔，爸爸的眼睛就是發露的緣。所以胡妮妮居士老問我，如何發露懺悔？爸爸的眼睛你看見了，就得發你的，為什麼在你眼前出現這個病？那發您的露！你不把它當發露的工具你錯了。我就天天求求到兩個月前，我跟我爸說，「我找了北京最好的，給毛主席看病的眼科專家，中醫。」一月二十五號就去了，一開開兩個月的藥，吃到三月二十五，三月二十五又去，又治到五月二十五，五月二十五我們又去，又開兩個月，吃到六月份。我說「爸爸，眼睛怎麼樣？」「反正好點。」他為了安慰我，我知道不好，因為家裡有保姆阿姨我經常問。我說這真是怎麼就不行？「佛說無稽矣」，這《了凡四訓》上說的，佛說的沒有根據，你學佛了，做這麼多好事，爸爸眼睛不好，所以我挺沮喪。我就求著佛菩薩，我說您可不能讓我爸眼睛不好，我都學佛了，大家眾人皆知，如果我學佛，我爸眼睛不好，讓人看了像什麼樣子？這學佛有什麼用？我說咱不為胡小林的父親，咱就為眾生這信心，佛菩薩你也得幫幫我。因為我這個人不太會太多的祈禱詞什麼，就說大實話。我說您救救我爸爸，救完我爸爸讓眾生說，你看胡小林學佛了，你看多有信心！

到了六月份老爺子發燒，屬牛的今年八十五，虛歲就八十六，比老和尚大兩歲，一九二五年出生的。這一燒三十八度五，我一看這眼睛沒好，前列腺又發炎，我說這玩意怎麼弄？我特別的沮喪，就覺得你看屋漏偏逢連天雨，雪上加霜。那怎麼辦？父親前列腺肥大增生，這是一個老病，一九七幾年就得，三十年，小便特別不暢通，小便是個特別困難的事情。每天夜裡起來小便，得坐在馬桶上一個多小時，有時候睡著就摔倒了，他憋，他尿不出來，他難受，所以小便對他來講是一個非常痛苦的事情。也做過電切，也做過什麼的，歲數大了尿動力不夠，按大夫的學術語來講，尿動力不夠，那滴的時間長。那就住院了，就是因為三十八度五，不能在家待著，這麼大歲數了，就醫院住進去。醫院住進去以後一查前列腺發炎，說吃消炎藥，吃完以後大夫說，前列腺要徹底的治。既然來了咱們就檢查，檢查了半個多鐘頭，特別詳細，因為現在醫學的手段和設備也特別先進。查出來以後，我父親還特別緊張，有一天我正在上班，突然我妹妹給我來電話，她說「哥，爸爸一定要我給你打個電話，說他檢查結果出來了。」我爸爸一直以為前列腺病變，發燒肥大，說沒有，還是三十年前的老結論，增生。爸爸特別高興，因為當時我父親住院，前列腺出現問題，尿不出尿來發炎，我的感覺跟我父親一樣，我說這肯定是癌症，前列腺癌。我說老爺子去年屬牛，今年屬虎，去年沒走，今年看來夠嗆了。說不是，老人家特別高興，他想肯定有事，那地方特別髒，前列腺癌亞洲人得的很多。

然後我母親就也特高興，就拿著我父親的病例，找到三十年前的專家，全中國NO.1最好的泌尿科專家，世界上也有一號，說老胡三十年前在您這看過，當時您建議他怎麼怎麼著，他現在又住在別的醫院，您看應該怎麼辦？他看了看，他說不錯，三十年沒有癌變，這很不容易了，從一九七七年一直到現在，三十五年沒有癌變

，這很不錯了，老胡是怎麼治的？我媽媽就說他每天坐盆子泡，您看那現在該怎麼辦？他說算了，現在尿不出尿來就已經不錯了，三十年，就做一個尿漏。尿動力不夠自己排不出尿來，直接做一個尿漏。我媽說這手術怎麼樣？他說這手術特別簡單，四十分鐘就完，給膀胱沖上水，紮一針下去，造一個漏，就從那個漏裡面出來，以後就不按照正常渠道出來。特別不可思議，我父親肚子特別大，腳就和饅頭似的，連踝骨的骨節都看不見，手都腫腫的、胖胖的。我到今天我才意識到，那是父親身體的水分出不來，全憋在身體裡頭，肚子特別大。本來腰就被造反派打壞，他肚子又大，行動不便，眼睛再瞎，您說他得多難！就容易著急，一著急就容易生氣，愈氣這眼睛愈不好就惡性循環。做完尿漏之後，就不是受它控制了，身體有多少水分就出來。我再一去看我爸爸，瘦了，肚子都沒了，而且人有輪廓，不是圓不愣登的。原來我認為我父親不錯，臉色挺好，憋得紅紅的，胖胖的，我覺得父親臉色這麼紅潤很胖，我跟他吃飯，他不吃什麼東西，怎麼那麼胖？今天看來全是水分。

我一去我父親就拉著我的手，他說「兒子，我眼睛愈來愈好了。歪打正著，今天早上我一醒，我就看我住醫院單間的窗簾沒拉好，有一條縫。」諸位同修，我當時眼淚就下來，看見窗簾，窗簾離那床挺遠的，對面沙發的輪廓都看見。他說，「兒子，你這麼坐著，我都能看清楚了，床底下的拖鞋我也見著。」咱們懂這道理，當時發燒那是三寶加持，真正的病不在眼睛，是小便出不去，火往上走，代謝不正常。這一代謝正常父親這腰也細了，腳也細了，就真像一個正常的。你看八十多歲的人哪有胳膊繃得跟蘿蔔似的，皮也耷拉下來，臉也有輪廓，臉也沒這麼多潮紅，特別是眼睛說我一天比一天好。我說鬧了半天是小便的問題。當時發這個燒，北京那個泌尿專家就說不可能，八十六歲的人還發什麼燒？問題為什麼會得

癌症？就是因為他有症狀它不反應，沒有體徵反應，他八十六歲他沒這個火力再發燒，所以才危險，有癌症不能暴露。他說「你父親八十多了，還能發三十八度五的燒？」我媽說「是。」「這太不可思議，老胡身體真棒。」咱們說那哪是他發燒，那是佛菩薩加持，你不發燒你不去醫院，你沒有症狀你去醫院幹什麼去？咱們認為眼睛就得治眼睛，看中醫。佛菩薩萬德萬能，他知道把底下治好，上面自然就好了。

我不能失言失人，北京堵車，我一般都是晚上七點到病房去看他，他九點鐘入睡，我陪他兩個鐘頭，就我們爺倆。我說「爸，這高興吧？」「高興，真高興。」我說「你得好好活著，你多活一天多給兒子一天機會。兒子現在有錢也做好事，你應該好，這是其中應有之意。修了那麼大的福，為您老人家放生，你說你不好，那誰還學佛？」他說「是。」我說「爸，你承認不承認，這都是兒子念佛念的？」「完全承認」，捂著我的手，「兒子，就是你念佛，我這明白了，好好念，你愈念佛，你看我的病治得愈快，你這有德行。」不過理論上還是要弄清楚，這不能瞎念，我說「爸，你放心，理論上《華嚴經》全講得特別明白，為什麼念佛您就能好。爸，你現在信了嗎？」「我信了，我這病好了我就信了，那就是因為你念佛，你好，佛菩薩保佑。」你看我父親是一個非常不容易服從的人，折伏了，眼睛好了。他說「你去吧，跟著淨空老人家好好學習，到香港。」還沒出院我來之前。你說做為老闆我學佛、學傳統文化，如果我的家裡一塌糊塗，如果我的父母沒有健康的身體，你說我拿什麼成績、拿什麼報告來向大家展示？我連父母都照顧不了，身邊最親的人都照顧不了，你說我還侈談什麼佛氏門中有求必應？

所以父親六月份發燒感染這個過程，使我深深的對佛菩薩就愈來愈感恩，真覺得沒他們給老人家的加持，不可能崔慶喜怎麼就那

天給我媽開了車？公司十幾輛車，怎麼就他去給我母親開車？你說你開車，你給老太太開車就開車，你幹嘛談佛這事？而且他跟我母親不在一起，不是很熟，陰差陽錯。因為我母親的車子不開，是我妹妹她們單位的司機來幫一下忙，那天就換成我這小崔了。所以六月份是個豐收的月，沒有趕到秋天，爸爸媽媽這一個月就起碼不能說反感對佛，覺得孩子學佛是好事。佛菩薩太偉大了！我跟我爸說，因為我爸爸特別愛看書，腦子特別清楚，我說「王力教授您認識吧？北京大學的語言學專家。」他說「我認識王力教授，《中國古漢語詞典》就他出的字典，那文學大家。」我說「是，文字學大家、訓詁學大家。王力老教授的老師您知道是誰嗎？」他說「誰？」我說「趙元任老先生。」趙元任，王力是他的研究生，王力當年寫研究生論文，曾經下了一個結論，說字至此已經（字的字體，他研究文字的）就全都查出來了，不會再有了。趙元任老先生就在他的論文上寫了六個字，「說有易，說無難」，大家可以上網查一查。因為我父親，你要說佛菩薩三千年，什麼戴個毘盧遮那帽，什麼拿個金剛杵，他實在是接受不了，因為距離他的生活太遠。你要說趙元任，你要說王力教授，你說趙元任說的「說有易，說無難」。我說「爸，沒有的東西，您可不能下結論說這沒有，你沒看見，這是科學，趙元任老先生，人家那是非常嚴謹的學術態度。」我爸就說了，「那是肯定。」我說人的認識，那是沒有盡頭的。

絕對真理跟相對真理的關係，絕對真理是由相對真理組合的，一步一步的靠近絕對真理。我說對，這就是修行，絕對真理，爸爸，就是自性；相對真理，相對真理就是我們的世智辯聰。是隨著我們修學境界提高，通過一個一個的相對真理，就好像毛主席說的，逐步的走向矛盾論說的絕對真理。當你達到絕對真理了，我說，爸爸，就是佛說的大圓滿，就是我們淨土宗所說的常寂光土，絕對

真理。什麼是絕對的？古文叫絕待，等待的待，絕待，自性是絕待，沒有條件。什麼東西產生自性？沒有因，法爾如是，這不就絕對嗎？相對，相對於因而產生果這叫相對，絕對就是沒有因就叫絕對。一念無明怎麼來的？那是絕對，沒有因，你不能問因，所以一念無明是絕對。

我父親的轉變、我母親的轉變，是我二〇一〇年最大收穫，終於二位老人對佛法有新認識。一個是崔慶喜我的司機，公司的司機師傅，再一個就是我父親的疾病，所以我們深深體會到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。老和尚曾經在講經的時候，《修華嚴奧旨》第二遍的時候講過，如果因好，就是惡緣，結出的果都是善果。你看父親這得病發燒這是惡緣，你因好，因好遇到惡緣都結善果。所以我們通過家庭父母的變化，對佛法就更感恩，更覺得佛菩薩沒離開我。通過三年的修學，通過這一個一個的示現，和一個一個的事件，堅定了我的信心。一切法從心想生，相由心生，境隨心轉，依報隨著正報轉。媽媽爸爸是我依報，我正報好了，他們一定要好，一定應該好，而是必須好，不好都不行，因為那是一體的。很多人說你怎麼老是在匯報當中，不提提母親和父親？講得很少，老是講企業。我就利用這機會講講我爸爸做的好事，要不為什麼會有這種兒子？這不是石頭縫裡蹦出來的。

咱們接著老人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挨鬥，後來打倒四人幫，小平同志出來主持工作，就開始整三種人，造反派。這個鉗工不用說了，他不是打了我爸一個人，罪惡累累，打最重的就是我父親，致殘。調查組從他原來省市的單位來到北京，找到我父親，說「老胡同志，我們向你核實一下，我們這個口供，抓起來了，不能留造反派殘渣餘孽，必須得清理三種人。」那時候中國有這麼一個階段。說「老胡同志，我們給你核實這個情節，你只要看了認為對，屬實，

你就簽上字，回去就是判刑了。」我父親說整個黨都在犯錯，就是《了凡四訓》上說的，「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，如得其情，哀矜勿喜，喜且不可，而況怒乎，宰為之霽顏」，縣太爺聽到楊自懲跪在那，求縣太爺說這個犯人你別再打了。「偶撻一囚，血流滿前」，說這個人「越法悖理，不由人不怒」。然後楊自懲就跪下來求他，說「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」，上面不管亂了，老百姓都亂了，亂了以後這種情況很正常。「如得其情」，您已經把這個案情都審出來了。「哀矜勿喜」，您得可憐他，不能高興，高興都不行，你還發怒嗎？這更不應該了。這縣長，咱們今天講是縣長，這人是聽勸，「為之霽顏」，要不然就打死他。楊自懲最後果報很殊勝，最後孩子、孫子考上狀元，當了宰相，你看《了凡四訓》講那一段，子孫發了，都沾著老祖宗的光，救人一命。

那我父親不就跟楊自懲是一樣的嗎？說「我不能簽這個字，我要簽這個字，這家就家破人亡了，我了解這個工人，他是一個非常質樸的人，他是受了蒙蔽，他是一時糊塗。全黨、全國都在犯錯誤，你怎麼能讓一個工人不犯錯誤？我的意見教育教育就行了，下次不這樣做。黨都在犯錯誤，能把這個責任推給人家工人嗎？」我說爸爸，這就是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」，能埋怨人民嗎？能埋怨群眾嗎？爸爸，你暗合道妙，你不知不覺就符合傳統文化了，多做自我批評，這就是傳統文化。父親，你這積了大德，爸，我才明白為什麼胡小林能做點買賣，能掙點錢，能學佛，不是您老人家積這個德，我怎麼可能今天有這麼殊勝的因緣，認識老和尚！你看「揚人善，即是善，人知之，愈思勉」，爸爸做這好事，宣揚、鼓勵他、感恩，感別人之恩，改自己之過。父親的恩得感，給了你這個肉身，給你這生命，同時又幫你修了這麼大的福。你想我父親，「人之無過咎而橫被惡名者，子孫往往驟發」，這《了凡四訓》上說的。

我父親是人嗎？是人；無辜嗎？無辜；被惡名，挨打，何止是惡名？那個鋼棍一棍下去腰椎五、六、七粉碎。他到今天到骨科那複查，骨科大夫說，老胡，你還能站起來走路真是不可思議。一巴掌上去就把兩個眼睛都打瞎了，我到醫院給老人家檢查，眼底充血根本就排不出來，沒辦法。大夫說（他是個浙江人）一塌糊塗。

你看遭了這麼大的罪，人無辜被惡名者，子孫往往驟發，我今天能坐在這向大家匯報，能夠學佛這是多大的福氣。能夠今世出世，能夠脫塵離縛，能夠參贊天地，弘揚正法，那是一般人能幹的嗎？那都是老人家的德行。那父親有問題嗎？有，因為身體不好他發脾氣，老跟那阿姨發脾氣。《了凡四訓》上怎麼說？「遠思揚祖宗之德，近思蓋父母之愆」，你不能說這事，其實咱們更深的理解，了凡「近思蓋父母之愆」，愆就是過錯，蓋就是掩蓋，這是字面上的意思，實際上有父母的過錯嗎？沒有。父母最大的過錯是什麼？就是你胡小林你不學好，你不積德，你父親跟母親把你帶到世界上來，你給世界造惡，這就是父母最大的愆。你要想把這個愆給蓋住，沒別的，斷惡修善，父母就沒愆了。遠思揚祖宗之德，近思蓋父母之愆，父母最大的愆是什麼？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父母有過錯，你替人家掩蓋？錯矣！父母哪有錯。父母在你眼前表現的錯，是你有錯，境外無心，父母是境，教育你。所以本著這個理念，就不再埋怨爸爸，不再挑媽媽毛病，挑什麼挑？

我第一集給大家匯報，七個兒子跟一根拐棍的故事，那個老婆羅門要飯，七個兒子都不養他，把他轟出來。佛陀碰到他說你就感恩這拐杖吧，你別老埋怨兒子了，你別老要想教育兒子回頭養你，你就踏踏實實止住。止就是只想著拐杖，只想著走路，拿好這拐杖，止。觀，拐杖幫你走路，不摔跟頭；第二惡狗來，趕走惡狗，保護你生命安全；第三過河的時候知道深淺，這是觀。止，止在拐棍

上，止在走路上，活在當下，什麼都別再做了，別再埋怨兒子。觀是觀這三點，拐棍對你的恩情，你感恩，感恩就能轉化兒子。最後七個兒子全都爭著要孝敬他，這是真實的故事，七個兒子跟一根拐杖的故事，佛陀利用拐杖，把七個兒子最後全都度了。老人家最大的缺點是什麼？不知道感恩。叫花子都有要感恩的地方，這個故事很深刻，就是貧賤到了極處，貧是窮，賤是沒有地位，貧賤到極處那就是叫花子，你手裡還有一個拐棍，你都要感恩。你的感恩心只要一出來，什麼人最有福？感恩的人最有福，七個兒子爭先恐後的養他，哭、懺悔、慚愧在佛的面前，我們要養我爸。我第一集給大家匯報這個故事。

你胡小林著什麼急？爸爸的眼睛不好，媽媽不學佛，你得好好的練，「徒向外馳求，無益也，內外雙失」。你說你要爸爸，說爸，你不能老跟人發脾氣，您那個小阿姨比咱們孫子都年輕。你說這有什麼用？佛讓那個老人家老婆羅門乞丐，去到法院跟七個兒子打官司嗎？說你們有贍養的義務？沒有。佛是把這七個兒子叫來訓他們一頓嗎？以佛之明者，何不能以一言而教之哉？佛這麼聰明的人，教育教育他們不就完了嗎？沒有，福自己求。老人家你福薄，七個兒子這麼圓滿的家庭沒人養你，七天，星期一到星期天，一個兒子養一天，您都不至於出來要飯。您今天淪落到街頭來要飯，命苦不能怨政府，點背不能怨社會，您埋怨誰？埋怨你自己沒福。福從哪來？福自己求。求，怎麼求？怎麼才能求來？什麼人最有福？佛當然說感恩的人最有福。

我成立愛心基金幫助崔慶喜，這是感恩，感恩的具體落實，感恩、感恩、感恩、感恩，你看從去年九月份成立愛心基金，到今天十三個家庭得到利益，花了大概不到二十萬塊錢。父親的眼睛，你說曲徑通幽吧，說歪打正著吧，把前列腺治了眼睛好了。真正的病

根在哪？咱們認為是眼睛，佛菩薩不這麼認為，萬德萬能，他認為是底下出了事，所以他讓你發燒住院。你不發燒，人家醫院根本不要你，沒事，你沒有症狀住什麼院？你尿尿尿不出來，三十年了你尿不出來，你不住院。發燒不行，老年人發燒受不了，必須得住院，這一住院，大夫說索性把泌尿科上，教授一檢查說，算了，這麼大歲數了，你就弄個漏吧。好多人就勸我爸爸，很多老同志都是你的老戰友，都做了尿漏，掛一個塑膠袋在腰上挺好的，從此以後再也不為它費神。我爸說好，那我就掛吧！沒想到掛了把眼睛給掛好，把視力給恢復了，一天比一天好。所以我們要想解決問題，我們要想過幸福的生活，我們希望有健康的身體、圓滿的家庭一定要感恩，一定要改過就全辦了。不在外邊，外邊沒有，哪有自性以外的境界？沒有。牛乳、牛乳，牛奶在哪裡？牛奶在水裡；水在哪？水在牛奶裡。佛舉了很多這種例子，境外無心，心外無境。所以這講講我父親，這文化大革命。

再講講我母親，我現在也心靜了，原來老覺得自己的運氣不錯，自以為是，我這學佛、做好事，跟爸爸媽媽沒什麼關係。我母親是八十年代初，北京對外友好協會的副會長，一個偶然的因緣，得知每天北京火車站有六個棄嬰，拋棄的兒童，剛生下來，治病治不好的就扔到北京站，沒人管。這個棄嬰都什麼棄嬰？都是殘疾兒童，兔唇的、先天心臟病的、佝僂、缺胳膊少腿。老太太說光北京站每天就六個，那全北京市一天這種棄嬰得多少個？因為都到北京來看，你看不好就扔了，而且這裡邊女嬰居多。老太太是管對外友好的，是成天跟國外人交流，她不是搞婦女兒童工作。老太太就發這個心，我這得救，太可憐了。然後老太太就求市領導，你給塊地吧，我們蓋個幼兒園，就是殘疾兒童幼兒園。「老太太，您那麼大歲數了，您算了，您享享福吧，您弄這幹什麼？」「不行，我看這孩

子，我吃不下，我，睡不著，你一定給我一塊地。」老太太說著說著，就給當時的市委書記就跪下了，「給塊地吧，書記。」就這麼看著老太太這關係，因為她老革命有影響，為了孩子是好事，市政府一上公文，行，那給老太太來塊地，北京昌平區。二十年前的昌平區很荒的，不像現在，那都成了城市，就蓋了這麼一個幼兒園。

蓋了幼兒園得有老師，老師誰願意照顧殘疾兒童？沒有編制，這國家幹部編制談何容易？掙錢容易，要編制難，就跟戶口似的。老太太又跑市政府各個部門，不知疲、不知倦，拿這個文去批指標。找老師，薪水少了，人家誰幹這個？人家幼師畢業的這些老師，人家在社會上，私立幼兒園那時有了，那高薪。老太太給他們爭待遇，那就蓋宿舍吧！我給你們分房子，那時候還沒商品房的概念。這又窮沒錢，平地摳大餅，吐沫沾家雀，空手套白狼，老太太就求施工隊，她有關係，因為她哥哥在北京是管了一輩子的城市建設，不給錢能幹嗎？「老太太，那您寫個報告吧，咱們這個單位是國企。」為什麼黨和國家好？這個時候，哪個民營企業家要幹這種賠本賺吆喝的事？不能忘了國家的恩，不能忘了黨的恩，關鍵時候是這些人不掉鏈子。這老太太就是生讓人家施工隊在一分錢沒有，人家施工單位自己拿錢給蓋宿舍、蓋幼兒園。

老太太又當了北京兒童福利基金會的主席，全是殘疾兒童，每天全北京市各個地方只要殘疾兒童，老太太沒搞過婦幼工作，她哪來的智慧？愛心起作用。老太太在友協，這友協不是接待外國人嗎？日本人、美國人、歐洲人來中國參觀，參觀社會主義祖國，看看社會主義制度，歌頌黨，歌頌四項原則。老太太怎麼著？北京友協對外接待，老太太負責，最後一站就到這兒童福利院，看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，你們國家有嗎？你們國家有，我們中國也有；你

們國家沒有，我們中國已經有了。這些人，國外這些大菩薩們那受得了嗎？一看那些孩子，殘疾孩子流著哈喇在地上爬，什麼東西都留在幼兒園，掏錢吧，老太太多有智慧。然後就為此在北京有些成立了旅遊公司，幹嘛？在全世界招攬這些善男子善女人，幫助他們修福，到北京參觀兒童福利院，最後把自己的美元、日元、歐元、法郎，義大利的里拉就全都捐出來，沒有一個不掉淚，沒有一個不把金銀首飾，那都情到極致了，手錶摘下來，項鍊摘下來。快回國了，最後一站參觀社會主義的優越性，你看這件事辦得多圓滿，既宣傳了社會主義祖國的優越性和偉大，又解決了幼兒園的財政問題。咱們是學佛的知道，老太太不明白，又幫了國外來的這些人修了福，「斗粟可種無涯之福，一文可消千劫之罪」。這些人來到中國玩一圈，參觀以後，搞友好工作，臨走的時候還在中國這塊福田上種了福。

老太太這個有二十多年，幾次提出說我不能再幹，讓年輕的同志幹，我免費幹這個這麼多年，身體也不行了，八十多歲。他說「萬雲同志，您只要活著，殘疾兒童福利基金會的主席，我們誰都不找，就是您，我們知道您真愛我們，您真為我們著急。」為什麼？一到冬天我母親就跟我說，「兒子，給點供暖費吧！」我們老太太求我，求的就是兒童福利院鍋爐要燒煤，「媽媽代他們給你磕個頭。」「不不不不，老太太，您不是折我壽嗎？您要多少錢，您拿吧！」到我們家就開那個大立櫃，「兒子，這棉被不要了吧？這棉被不要了拿來，這枕頭巾你看都破成這樣了，你也不缺這個，買點新的，舊的不去新的不來。」到我們家天天嘩啦，不穿的背心，不用的枕巾、軍大衣、破棉被，那棉被都不破，現在哪還有破東西？嘩啦嘩啦就拿到兒童福利院去了。我姨在北京鐵路局工作，求我姨，她說「妹妹，軟臥臥車不都有棉被嗎？妳們不是有淘汰了嗎？妳們

淘汰不用的，我拿回去洗洗給孩子當尿布，現在這尿布濕太貴了沒錢買，妳行不行？」我媽媽天天（我給她配輛車子），就每天到各個單位搜集這些東西，什麼棉被，怎麼都行，你給錢也行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。

到人家釣魚台國賓館，說你們剩的豆包，早餐不吃的東西別倒了，我拿個大塑膠盆你裝著。咱們開了車就去，油錢是我掏的，車子是我配的，司機是我給找的，你說老太太發的心，多遠，從釣魚台國賓館到昌平縣。然後叫北京市找衛生局金局長，那大菩薩，孩子要體檢，殘疾兒童得治病，您知道縫一個兔唇多少錢嗎？美容手術，得讓孩子活出尊嚴來。「老金，你幫幫大姊。」老金掉眼淚，說「大姊，要憑您這身價、憑您這地位，要憑您幹革命這一輩子的功績，您現在還能這，現在誰還管這？」「不行，先天心臟病，動一個手術三十二萬塊錢。」我不明白，反正是左心室、右心室那個瓣什麼的修復。阜外醫院，老太太到那去一掉眼淚，就說四個孩子沒做，您還要錢嗎？「不要了，大姊，衝著您，我們免費給做。」天天圍繞著這些孩子，就沒見過老太太幹過別的。我就想咱們學佛，現在聯想「孝」字，上面是一個老字的上半部，下面是個兒子的子，老祖宗有德，兒孫享福。

老太太多有智慧，那孩子大了怎麼辦？他沒勞動能力，十三歲大小夥子、大姑娘，還住在幼兒園嗎？不能了是不是？不能，好，老太太就苦思冥想，照顧孩子三昧現前。她多有智慧，她把這些十三歲的大兒、大女們，她送到北京的什麼延慶、懷柔這老少邊窮的地區，送到農民家裡，山民一家接受一個孩子，一個月給五百人民幣養起來。而且什麼？老太太還弄個抽查組，買幾輛車子抽查，每天在山上轉，哪家有孩子就突擊的，不告訴你。到那去看有沒有吃的、吃什麼，帶著醫生體檢，你要對這孩子不好，我立刻把這孩子

請走，不放在你這。不放在你們家，你們這一個年意味著少一萬塊錢收入。好傢伙，這些農民不得了，山民種山裡紅、種核桃、種栗子，這一年能掙多少錢？這一財神供著，不能讓這財神走。就這麼了，孩子到了十三歲，你想一九八幾年建的幼兒園到今天二十多年了，這孩子都二十多歲，就跟這些老農民有感情，當成一家人。因為他們都是棄嬰，沒有家，跟著農民一塊過年，就變成自己家裡孩子。老太太不含糊，到那去看看有沒有褥瘡、挨沒挨打、洗乾淨沒有，脖子上有油沒有。老太太跟我說，我說妳怎麼查？她說我這有辦法。還定期體檢，接到市裡來，六一兒童節還領他們一塊過。

咱們學了佛明白，這老太太可不得了幹這事，為什麼？愈是需要幫助的人你愈幫助。所以我老原來覺得傲慢，我胡小林聰明、能幹，我機伶，我做買賣我辛苦、我勤勞，抓事情認真，我關注細節，細節決定成敗。細節決定成敗，那你現在胡小林怎麼不抓了？不抓你不是每年還來合同嗎？而且一來每年百分之十、二十的提高，那細節決定成敗嗎？知識就是力量嗎？學習改造命運嗎？似是而非，祖宗有德。所以我今天能學佛，今天能在這跟著老和尚，有這麼好的因緣，那不是簡單，這老太太修來的。所以在這我就得感謝我的父母，我原來老自以為是，我覺得我就是能幹，我就是運氣好，我就是聰明。我沒覺得我爸媽，我覺得我爸媽他們特愚痴，沒什麼，這一輩子也沒什麼光輝的業績，也沒有什麼突出的成績，也不是什麼文學，也沒什麼學問，很早就出來鬧革命，跟著共產黨毛主席。今天咱們冷靜的看，那了得嗎？你胡小林能比出這種境界來嗎？你幹得了嗎？你學佛學四年了，你怎麼跟爸爸媽媽比？慚愧吧！「揚人善，即是善，人知之，愈思勉」，所以我現在找到跟爸爸媽媽溝通，到家咱就讚歎，稱讚如來，這不是如來嗎？如來在哪裡？如來在家中。誰不是如來？你眼睛有分別，你認為有些人不是如來，

個個都是如來，魔和佛是一不是二。你心裡有魔，你就招來魔來教育你；你心裡是覺悟，那招來著佛幫助你，惟人自召！

所以現在跟爸爸媽媽溝通，這愈溝通有的時候說到感情處掉眼淚，媽媽也掉眼淚，因為幫他們回憶。三年自然災害，你們是怎麼對待工人？一個月就一斤黃豆，因為我媽媽是處級幹部，兩斤動物餅乾的票，從工廠沒走到家就給了工人。這事我知道，我還特別埋怨我媽媽，我當時幾歲？我一九五五年出生，一九六〇年我才五歲。妳一個月兩斤動物餅乾，老太太妳送給別人，為什麼？那個工人沒有這個待遇，兒子爬在樹上槐花，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槐花？槐樹葉子結槐花，槐花香，攔那大把大把的吃槐花，餓，吃完槐花就不大便，老太太順手就把黃豆和兩斤動物餅乾給了這個工人。我印象特別深，回家我爸和我媽還鬧得不高興，因為孩子在幼兒園都吃不飽，好不容易回家就等這兩斤動物餅乾，你還給了別人。我媽說咱們再難也比他們強，咱們還有辦法，工人太困難。這我從小的記憶。那時候漲工資，國家是計劃性，調薪的幅度百分之二，不是說現在老闆有錢想漲多少，國家是計劃的，你一百個員工的工廠漲兩個。我記得我爸爸六次漲工資全讓，說人家工資太低，我那工資比較高，讓給那些需要漲的人。你看老太太亦復如是，從來就沒為自己考慮過。

所以我現在歲數也大了，回想起來跟爸爸媽媽這個成長過程，真是覺得我有今天還有點善根，還能做出這些事情，那都是跟二位老人的教育分不開。他們把傳統文化給我演出來，他們做到了，他們積了德，他們修了福，所以我今天才能這麼好。所以我要繼承他們這個優良的傳統，發大心，因為他們總在遇緣不同，沒有碰到佛法，盡虛空遍法界是我們服務對象，他們沒有這種認識。那我得長江後浪推前浪，我得在他們的肩膀上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我就是

巨人，我得要幹，「遠思揚祖宗之德」，那不就揚他們的德行嗎？「上思報國之恩，下思造家之福，外思濟人之急，內思閑己之邪」，這了凡先生說這六思，那就是座右銘，天天要做到。天天「心常諦住度世之道」，這就是度世，度自己就度世。自己修來的福，淨空老和尚就能長久住世，你求老人家在這住，他沒福他能住下來嗎？福從哪來？咱們得有福。弟子有福哪有得病的師父，弟子有福師父怎麼可能不長久住世，那怎麼叫弟子有福？有福的胡小林，爸爸媽媽怎麼可能住醫院？婆羅門女念佛成了聖者，媽媽修了大福就出來，是一不是二。我們真要孝敬老和尚，真要報師恩，從我做起，從現在做起，從身邊的人做起，要做好樣子，要給眾生做好樣子，我們是學佛的，我們要把佛法演出來。你看我這兜裡，這都餐巾紙，這是長春的辦論壇桌上放的紙，拿著不捨得扔，你說我差這張紙嗎？我不差。為什麼不捨得，沒用完，上衛生間洗完手，不用再扯一張新的，就用這餐巾紙，早晨沒用完，擦擦手就扔了。報佛恩，家裡人看到，同事看到不對嗎？做好樣子，給孩子們留點。所以事情不在大小，長存此心功德無量。

公司成立愛心基金，是一個報恩的具體措施，公司從今年開始，就是每年拿出一百萬放生，迴向給公司全體員工以及他們的家人。我們文化部有一個女同志、女同胞，就這個月體檢，我們公司集體體檢，非常喜悅的跟我說，她是一個病很重的人，胸椎彎斜三十度，很難受。這人三十度這個角度很厲害，同時膽囊還有息肉零點五，超過零點五釐米就得做手術。後來她那天特別喜悅的，就是檢查完身體到我這來，她說「胡董，我跟您這麼說，真是好事，第一我減了十斤，第二大家都說我有脖子。」她原來的背有問題，看不出脖子，好像脖子杵在胸腔裡似的，因為它歪。「大家都說我變漂亮，有脖子了，您還知道什麼嗎？我這個膽囊息肉從零點五變成零

點三了。我特別高興，我體重減輕，全正常，而且息肉減小。」大夫說這挺奇怪的，就說膽囊息肉沒有聽說還能往小的去，不大就已經很不錯了，這東西只是一個方向，往大的長，大到一定程度就把膽給摘了。

因為她也學佛的，我就說依報隨著正報轉，當時咱們放生，很多人還有看法，說拿出一百萬來放生，公司員工這麼多，需要用錢的地方，您一百萬分給員工多好！我說這不學佛，他不懂這個道理，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，眾生的命跟我們的命是一樣的。她說「您給我講講為什麼放生，我們的身體就好？為什麼放生有這麼大的功德？」我說我回答可能不正確，但是這是我的體會，我們放的這些眾生，如果是正報，那我們是牠們的什麼？我們是牠們的依報，依報隨著正報轉，你救了牠的命，你說牠的心裡多感激你。牠的正報處在一種什麼樣的狀態下？感激、愛、報恩。這樣的正報，我們做為牠的依報，我們能不好嗎？不可能不好，依報隨著正報轉。第二牠這一生是魚、是蝦、是蛇、是鱉，過去呢？過去無始，未來無終。牠的父母，你知道曾經當過牠們父母的人，你怎麼知道他們就沒有在這當部長？牠們的兄弟姊妹，你怎麼知道就沒有當銀行的行長？過去無始，未來無終，肯定每一個眾生曾經都跟牠們有過緣，否則就不是無始，無限減一就是有限。所以每一個人包括我們，都曾經給牠們當過爸爸、當過媽媽、當過兄弟姊妹。你要說不是，不是就是有限，減一就是有限，有一個不在無限裡面，那就不能稱之為無限。之所以是無限，就無所不包，你只要說出一個人來，他就在他的父親裡邊；你只要說出一個人來，這個人就曾經當過他的媽媽，這叫無限。只要你舉不出來就算完了，舉出來就是。

你今天救這些人的命，那這些人曾經跟他有過這些緣的，爸爸媽媽們、爺爺奶奶們都跟我們生活在一起，你能不得好報嗎？不可

能。救一命勝造七級浮屠，您這好，八萬塊錢的這個蛇、這個鱉，那還了得嗎？所以我說你的息肉，能從零點五降到零點三，絕對就是我的正報好，依報就好，我改了你就改了。我們天天在做淑化人心的工作，天天斷惡修善，我們不是通過改自己的過，修正老闆的正報，就是感員工的恩，修復員工的正報，互為主伴。我們今天有這種果報是肯定的，否則的話，佛法就不靈了。她說「我跟您在一起這段時間，我是愈來愈信佛，我原來覺得我也學佛跟著我姑姑，但是我覺得，我到今天我才體會到什麼叫信佛。」我說佛在《華嚴經》上講過，「信為寶藏第一財」，我說這可了不得這句話，為什麼說佛經上的一句話，你明白了你就得度？信為寶藏第一財，寶藏裡邊無所不包，藏是藏，第一個寶藏是什麼？信，最重要的第一，所以信佛很重要。為什麼要信解行證？為什麼把信放在第一位？就是要把寶藏第一財給它挖出來，要獲得。

所以這個員工沒有申請愛心基金，她有這個病，就她這個病我跟公司文化行政部，我們的張坤經理就討論怎麼辦？而且大夫說了歲數愈大肌肉愈無力，肌肉愈無力這種胸椎導致最後就是癱瘓。我嚇壞了，一九八〇年生的，我女兒這樣的輩，我兒子輩的，這到四十就要癱瘓了。我說有什麼辦法嗎？她說只有按摩緩解，恢復肌肉的疲勞。那我就跟這姑娘說，我說姑娘，妳得按摩。我說昨天給大家匯報的葛大夫，給張毅的婆婆按摩那個，那是咱們認識的人，按摩技術高。你去看吧，趕快找他看病。看病完了以後回來，兩個禮拜不去，特別疼她的腰，你想辦公室坐著接電話歪的。我說「妳怎麼不去？」她說「平常上班，週末我休息，大夫也休息；我上班，大夫也上班。而且咱們公司，哪能說治病，就放著班不上，利用上班時間治病。」我們文化行政部經理說，「胡董，這事不能開這口子，要都開這口子，所有的員工都像她這樣上班治病，那公司還能

管嗎？」你看說胡小林你學佛了，忙什麼？你還有問題要處理？有，這就是問題，怎麼看待這個問題。

我說，首先我們認為員工，會利用這個姑娘上班看病來佔便宜，就不符合《十善業道經》，「菩薩有一法，能斷一切諸惡道苦，何等為一，謂於晝夜常念思惟觀察善法，令諸善法念念增長，不容毫分不善間雜」。你這麼想員工，他會利用這個姑娘上班看病，來佔公司便宜、來威脅公司，來挑戰公司的制度，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妳做為人事經理，妳對員工沒有一個基本的認可這很危險。我說人心都是肉長的，他們都是員工，他們站在同一個階層上面對勞資雙方。如果老闆能夠因為這個員工有病，而利用上班時間允許她治病，人同此心，情同此理，要妳，妳你會怎麼想？「那我很感激這個公司。」我說「是，妳有良心，誰沒良心？人之初，性本善，大家都有自性，自性本善，這是性德。妳怎麼還有這種怕？」「反正我就覺得公司辦了十幾年，從來沒有利用上班時間去看病的。」

「公司辦了十幾年了，不就剛學傳統文化這三年。」「那倒是。」

「公司幹了十幾年，學傳統文化這三年，三年之前那不就愚痴嗎？沒人教，不懂，過不在久近，唯以改為貴，這《了凡四訓》上說的，咱們都學了。過去那叫貪瞋痴慢，叫自私自利，今天咱們明白了，明白就得改過來，今天咱們就定了。」

她說「我們再商量商量。」我說「不能商量。」胡小林你學了佛，怎麼那麼不柔和？「柔和質直攝生德」，今天的果斷就是柔和。我說著說著掉眼淚了，我說「她跟我兒子一樣大，她就是我的女兒，我在想如果是我的孩子有這種病，還要擠公共汽車，還要坐地鐵，歪著個身子每天來上班，我真忍不下去。」她說「胡董，您都學佛了，怎麼還那麼激動？」我說「佛也掉眼淚。」她說「佛也掉眼淚嗎？也有情執嗎？」當然有了，波旬魔王跟釋迦牟尼佛對話，

讓他示現滅度，說末法時期我就毀你的正法。釋迦牟尼佛說「你毀不了我，我這是正法。」「我讓我的魔子魔孫穿上袈裟出家，破壞你的佛法。」這個時候釋迦牟尼佛就掉眼淚，哭了，為誰哭？為苦難眾生哭。我說我這個哭也是為她哭，這是覺悟的眼淚，妳不能說是因為我有喜怒哀樂愛惡欲，我沒有，我知道我自己的發心，都是掉眼淚，佛不論事論心，我這心是覺悟的心。我說從今天開始必須公司得給她開這個口子，一個禮拜保證兩個半天去按摩，就是她破天荒，利用上班時間去看病。

最後這員工跟了我兩年，實際上我不知道她一直對我有看法，她最近給我發了條短信，我給大家讀一讀。「乾爹」，她管我叫乾爹，這不是我讓她叫的，我能讓人家姑娘叫我乾爹嗎？現在八〇後的孩子誰願意叫誰乾爹？自己親爸爸都不叫，他管我叫乾爹？「上午好，會感恩的心一定是沒有對立的心。青海的美，一定蘊藏在它的寧靜與和諧之中吧！」因為我帶著大兒子，兩個禮拜以前去青海，人家從國外回來，想看看祖國的山河大地，這麼多年我就沒陪過他，我不是做買賣就是念經，錯了，這個佛學的，兒子得度。這一路下來，從杭州到青海，從大連到長春參加論壇，陪著孩子。臨走的時候跟我說，「爸，你給我一本《弟子規》和蔡老師的光盤，我回去我就學中文，就從這學起。」你看看，參加論壇，他知道這是好東西。

她說「乾爹上午好，會感恩的心，一定是沒有對立的心。青海的美，一定蘊藏在它的寧靜與和諧之中吧！」她是一個編輯，搞文字工作，文章寫得特別好。「我在去鐵路醫院的路上」，這個按摩大夫在鐵路醫院上班，「憶起兩年的過往，淚水一下盈滿眼眶。我從小被教育成一個愛憎分明的人，我出身工人階級，大學學的又是農業，所以和勞動人民的感情是深厚，心理其裡面唯獨和老闆沒有

什麼感情。」不是說我了嗎？「老闆是資本家，花的是勞動人民的血汗錢，這是從小就被框死在腦子裡面的概念。」對立，「即便我來到匯通公司，即便我看到一位樂善好施的老闆，我認為那都是應該的。當老闆的掙大錢，拿點小錢回饋社會，只能說明還有點良心。」這是我的員工。「大部份的老闆都是沒良心，這種強烈的對立情緒，是被您的真心慢慢的化解。您像心疼自己的女兒一樣，心疼我的身體，又像親人一樣，給我家提供幫助。」因為他爸爸住院，我們啟動愛心基金給了一萬人民幣，家裡太困難。「您的布施用的不是錢，而是真心，這個真心是愛、是光、是熱，拯救了我頑固不化、對立的心。女兒。」落款是女兒，感化！不能用對立，不能用行政手段，不能用批評。從讓她看病、給她找大夫，到她爸爸住院我聯繫，父親住院我給錢，那太多了。她跟我一個辦公室，給她講《了凡》，她不明白什麼叫「尸羅不清淨，三昧不現前」，等等這些東西，一次一次的感化。轉化，昨天說的張坤經理轉過來了，女兒轉過來了，你說當這種老闆，君子樂得作君子。今天時間到了，謝謝大家。